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次全体会议
1996年10月3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马来西亚)
嗣后:艾斯蒂格里维亚先生(副主席).....(巴拉圭)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夫人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夫人阁下的发言。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夫人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夫人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她在大会讲话。

布托夫人(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代表1亿3千万巴基斯坦人对你担任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表示敬意。

我是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之际来到大会发言的。目前我们似乎处于——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来说就是——即使“最美好的时候”,也是“最糟糕的时候。”一个曾经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大浩劫,出现饥饿、无望和核毁灭幽灵的世纪即将结束。

但我们还应记住二十世纪的另一面。烛光照亮了给人类带来超越我们最大的梦想的技术和信息革命的世纪;一个在医药和保健、通讯、能源、运输和农业方面取得突破的世纪;一个自由战胜专制,自由市场战胜政府控制的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将20世纪称作存在极端的时代。世界经过一次又一次考验生存了下来。

我在这个从一个世纪向下一个世纪,从第二个千年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时候来到大会面前,谈论历史、正义和道义。今天,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不仅日历上的十字路口,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去向的十字路口。

我们面临三个同时存在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冲突、争端和紧张状况的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种族和宗教偏见,不容异己和专横自大的加剧。第二个挑战是贫困的持续蔓延。第三个挑战是日益加深的疏远感,人们对世界各国政府成功处理新技术时代带来的多方面问题失去希望和信心。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留给后代的生活品质。

我们依然深为关切世界许多地区——如在波斯尼亚、车臣和阿塞拜疆发生的冲突和争端。在经历索马里、阿富汗、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利比里亚、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局势后,我们对我们解决冲突能力的信心显然动摇了。

我们希望,受到世界欢迎的中东和平进程将不会倒退,所有各方将履行他们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义务。

代顿协定的成功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正义的恢复将是对国际社会今后防止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意愿的严峻考验。

然而,法律和自由的原则与侵略和外来占领势力之间的较量也存在于世界另一个地方。在联合国成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是最早得到安全理事会承认的。我想援引安全理事会自己的话:

“查谟克什米尔邦之最后处置应依据其人民经由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与公正全民表决之民主办法所表示之意愿为之。”(安全理事会第122(1957)号决议,序言部分第2段)

50年后,克什米尔人民能在等待这一决议、这一承诺、这一许诺的实现。

伟大的非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提出了有关自由的根本问题。他问到:

“被推迟的梦想到底怎样了?是象阳光下的葡萄干那样枯干?

还是象疮一样溃烂—然后流成一片?
(……)

可能只是象沉重的负荷向下滑。
或者它会爆炸?”

1989年,随着自由之风横扫全球,荡涤着专制、统治和占领,新一代克什米尔人奋起要求自决的权利,这一权利以一代又一代人重新燃起的火炬而由父传子、由母传女。为了镇压勇敢的克什米尔青年,印度派出了600,000军事和准军事部队。他们无情地使用了谋杀、酷刑、强奸、迫害、纵火、监禁和暗杀的工具。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丁·路德·金所说,

“自由从来不是压迫者所自愿赏赐的。它必须由被压迫者提出要求。”

仅在过去七年中,四万名克什米尔人为反对这种压迫而牺牲。印度雇用和培训了叛徒来颠覆克什米尔运动,制造不和并玷污自由斗争的形象。在日益高涨的国际压力下,印度今年9月试图通过组织假选举来转移世界舆论。正是那些宣称在选举中领先者的人,甚至无法在没有武装护送的情况下进入山谷,更不用说赢得人民的支持了。

下面是世界媒体的报道。1996年9月8日的《阿拉伯新闻》报道:它的记者那天上午访问了巴拉穆拉,看到整座城镇被遗弃,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军队在进行严密的巡逻。1996年9月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虽然印度希望选举将挫败游击队的呼吁,但在斯利那加有很多人说不德里是在扑风捉影。1996年9月7日的印度出版物《经济时报》报道:阿嫩特纳格和普尔瓦马的一些投票站甚至直到下午3时也只有不到十名的投票人。印度另一个出版物《政治家》,于1996年9月20日报道:斯利那加那一天对选举进行了顽强的抵制,投票是在街上空无一人的宵禁气氛中举行的。根据美国之音1996年9月27日的广播,美国参议员汤姆·哈金说,这些选举是骗局,不会被认为反映出克什米尔群众的合理要求。

克什米尔各党派自由会议主席米尔·奥马尔·法鲁克宣布,这种选举不能取代克什米尔的自决权利。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第122(1957)号决议中宣布,组织这种选举并不构成在联合国组织下举行的全民投票所指的“处置该邦”之方法(第122(195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我希望印度记住法国人安德列·布雷东的话,他说:

“以自由本身剥夺各种自由是最危险的。”

因此,我站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敦促“忠实于你自己”,忠实于你们自己的《宪章》,并忠实于你们自己的决议。

印度可能提出曾保障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公民表决的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时间太久的辩解,然而对于联合国的决议没有任何追诉时效。占领、压迫和兼并不能使安全理事会本身的行动失效。本机构的决议不能根据政治权宜而有选择地实行。

巴基斯坦要求联合国执行其安全理事会的第47(1948)、51(1948)、80(1950)、96(1951)、98(1952)和122(1957)号决议,这三项具体和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保障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

克什米尔是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割开的核心问题。我在印度新总理就职时向他建议举行有意义的对话,并被他的积极反应所鼓舞。不幸的是,新政府坚持在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举行假选举的战略。

克什米尔的争端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1947至1971年期间进行了四场直接和非直接的战争印度拥有当今世界上的第三大军队,几乎全部针对我国巴基斯坦而部署。

南亚缺乏区域安全制度。巴基斯坦提出几项关于常规武器控制的建议:第一,举行有关相互同意的部队比例的谈判;第二,采取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的措施;第三,在南亚采用商定的有关常规武器控制的原则。

在过去30年中,巴基斯坦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在南亚泛滥的建议。印度却一直宣称它反对双边和区域措施,只接受一项全球性不扩散政策。《全面核禁试条约》正是印度40年来所倡导的那种不扩散核裁军的全球性措施。然而,不幸的是,印度却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否决了该条约,就在上月于联合国大会上反对该条约。所以,全世界现在可以看到真实情况。

我要指出:正如我们准备在印度与我们同时签署的情况下签署任何及所有核条约一样,我们邻国在核升级方面的任何步骤都会得到我们保持我们国家安全的应对办法。

我谨借此机会提议大会赞助举行一次有关南亚和平与安全的多边对话,不仅由巴基斯坦和印度参加,而且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向德国与日本这样的其它主要大国参加。这次多边会议可涉及三个关键方面:第一,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和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其它双边问题;第二,推动常规武器控制及建立信任措施;第三,采取促进和克制与避免南亚核武器竞赛危险的措施。我认为这种多边对话为进行能够导致解决争端、避免核威胁和促进南亚繁荣的真正谈判提供一个框架。

联合国已明确区分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民主解放斗争。巴基斯坦将永远站在打击恐怖主义努力的前列,因为我们常常成为越过我们边界的这种罪行的受害者。仅在今年我们就遇到一系列越过边界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承蒙天意,我们成功地逮捕了不同的越界恐怖主义分子集团。

然而,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十亿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对某些国家的宣传深表关注。有些人企图把恐怖主义说成是伊斯兰信徒的特点,这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承认在冷战后的阶段,我们看到了在东方和西方极端主义外围团组的兴起。不论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好战精神、犹太教极端主义、法国的勒班种族主义或美国的俄克拉荷马爆炸,若干青年正在转向采取暴力行动。我们信奉温和、通融与容忍的政策,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暴力和恐怖的这种新的威胁。必须加强制止恐怖代理人的国际机制和制度,我们必须以一个声音谴责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而不论其种族、宗教或信仰。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穆斯林国家。它是一个民主政体,我所领导的政府决心使巴基斯坦成为开明、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堡垒。鉴于我国的最近历史,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任务。阿富汗战争导致了在我们地区武器和好战精神的扩散,并且导致了国内种族、宗派和分裂主义势力的兴起。它造成了毒品阶层并使我们的青年不具备在现代世界就业的条件。

今天,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面临着债务、赤字和人口问题的危险。我自豪地说我们在巴基斯坦已经将人口增长率从3.1%降到2.9%。我们希望进一步将增长率降到2.6%。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已经使我国赤字下降了3个点,并且付清了10亿美元的债务。然而,代价是沉重的。

我们每年不得不提出严酷的预算,以使我国摆脱债务危机、赤字和人口问题的危险。仅仅今年,400亿巴基斯坦卢比的新预算措施中便有220亿巴基斯坦卢比用于偿还债务。巴基斯坦的例子表明为什么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贫穷和恶劣条件之中,得不到干净的饮用水、卫生环境、就学或就业的机会。

偿还债务的这些暗淡现实造成了失望和沮丧,它们往往表现为随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尽管存在这种极度贫

困,但是,由于横扫全球的通讯革命,边缘化阶层的希求却在不断提高。

世界需要制订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在贸易和人的价值观念上采用国际标准的各国政府可按比例得到债务减免。援助流量的减少迫使象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以商业利率借用本金。的确,偿还债务现在占我国预算的47%。这种反向转移的负面影响必须得到解决。

发达国家保证将至少0.7%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现在是重申和履行这项保证的时候了。即使这一目标现在也已减少为发达世界国民生产总值0.3%的水平了。

我们巴基斯坦人致力于我国创建人的理想,选择了同社会平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联邦议会民主的道路。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促进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正在为诸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不扩散问题而努力。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在对抗破坏我国社会结构的种族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好战主义的势力。起初以破坏我国的港口城市卡拉奇的和平来破坏我国团结的那些人已经被击败了。

在我们走向21世纪之时,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日程:一个献身于法治和捍卫其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巴基斯坦;一个通过卫生和教育投资以促进其公民生活的提高提供平等机会的巴基斯坦;一个已经吸引了220多亿美元投资保证的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我在一个世纪的黄昏等待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到来之时向你讲话。在我讲话时,我对第三个千年还有这样一个梦想:在这个千年中,贫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在这个千年中,文盲、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终于得到了克服;在这个千年中,每个儿童都在计划之中、都不是弃儿;都得到教养和供养;在这个千年中女孩的诞生同男孩的诞生受到同样兴高采烈的欢迎。我梦想一个容忍和多元化的千年;在这个千年中,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各个国家相互尊重,各种宗教也相互尊重。

这就是我为我国和其他国家及所有儿童所看到的第三个千年。让联合国成为使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基础结构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刚才所做的讲话。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贝那齐尔·布托夫人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的讲话。

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在陪同下走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荣幸的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我现在请他向大会讲话。

费尔南德斯·雷纳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多米尼加共和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然而,这只是五十一年以来我国国家元首第三次向大会讲话。造成我国多年来在这个一年一度的重要会议上引人注目的缺席的原因也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制度是根据超级大国的争夺来运转的,从而造成了冷战。因此,我国领导人也许觉得就算他们出席,也只是象征性的,不会有真正的重要意义。

过去也许是这种情况,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环境出现的剧变已产生了一种多级国际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比意识形态和军事冲突更重要。在国际制度在战略经济目标的基础上发生这种冲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场科技革命,一场横扫全球的知识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把世纪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在冷战后崛起的国际新秩序中,多米尼加共和国不能继续处于孤立。因此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向世界宣布多

米尼加共和国正积极加入在本多边组织中有代表权的各国的行列,以便通过国际交流,为经营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从而也是多米尼加人的更光明的未来——作出贡献。

为了保证参与各个联合国论坛,行使赋予我们的所有权力,我们首先全额付清了我们的财政欠债。对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说,我们支付欠款表明我们完全相信联合国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尊重。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国际议程,决定这个议程的因素是各国人民对保护环境的共同关切,人口增长,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制度的加强,对妇女权利的承认,以及各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同样,我们也清楚,本组织必须更新,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

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常任代表,亚洲也只有一个代表。这就是说这个重要的机构的代表权不平衡,而这种现象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本组织的会员国都在均为主权国家的原则的基础上享有平等。我们仅建议扩大安全理事会,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个机构里均享有两个常任席位,同时增加非常任代表的数量,以使这个为和平服务的论坛的决策机构实行民主化。

多米尼加前总统、作家胡安·博什曾经写过许多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被大量引用的著作,其中之一名叫《加勒比,帝国的边疆》,书中写道:

“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各个帝国为了抢占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富饶土地而同这些人民进行争斗的历史。它也是一部各个帝国为了夺取对方征服的领地而相互争斗的历史。最后,它也是一部加勒比地区各国人民摆脱他们的帝国主子争取自由的历史。”

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同列强发生的直接联系就是胜负冲突的结果,这也许已经使加勒比地区永远留下了历史支离破碎、文化和语言多种多样的印记。然而,我们却一直在多样化之内寻求一致性。

我们都明白我们有共同的命运,为此,在这个基础上,近年来,我们加深了理解,加强了联系。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参与创建了加勒比国家联盟,这个组织把各个民族背景和发展水平很不一样的国家聚集一起,因而反映了我们区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我们将很高兴的看到最近设立的机构与联合国进行正式接触并得到联合国的帮助,以支持我们为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国人民的进步做出的努力。

同样,我们一直在参加加勒比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非加太国家)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受益于第4项《洛美公约》的加勒比国家组成。论坛执行了有欧洲联盟支助的一系列区域项目。

作为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的一名观察员,以及希望成为正式成员的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联合国和加勒比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和加深。我们促请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加强这两个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这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加勒比国家正面临当前局势造成的各种挑战,进入市场的有利条件正受到以下各种因素的损害:世界贸易组织各种协定的执行,单一的欧洲市场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巩固以及逐渐趋向对等原则和类似的趋势。

我们是否能参加优先进入市场计划取决于是否遵守关于劳工权利、人权、知识产权、环境和公民自由等方面的公认标准——这些都是经济考虑之外的事项。

进一步繁荣导致美国和欧洲联盟国家进口增加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旅游业增长,因而我们从与美国和欧洲联盟的优惠贸易中获得一些利益。同时我们也必须耐得住已生效的各种新的规则和协调标准造成的复杂问题。我们尚未充分利用从诸如第4《洛罗美公约》,普遍优惠制和《加勒比盆地倡议》等优惠性协定中获得的利益。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缺乏货物和服务以及销售方法不适当,都会构成易受伤害的因素,或多或少的影响到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克服这些

限制,确定我们在那些领域具有竞争性。加强合作是支持加勒比一体化进程和纠正这些弱点的一个途径。

我们在提到加勒比时不要忘了海地的局势,我国同海地都位于伊斯伯尼奥拉群岛。我们赞同的看到在该国正在展开民主化进程,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协助图森·卢韦土尔的国家的女儿,他们在为自己的同胞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时面临艰巨的任务。

我国政府最初采取的外交政策行动之一是鼓励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之间建立合作与友好关系,我们设立了双边联合委员会。几天前在太子港举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后,委员会商订了在旅游业、农业、贸易和投资、体育以及边界和移民事项等领域的一系列技术交流协定。此外,我们确定了联合战略的条件,以便利用多国资源提供的资金,例如欧洲联盟根据《第4项罗美公约》的条件提供的资源。

我谨提请大会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在几年前这个问题刊载在世界所有报纸的头版,而现在尽管他仍然对发展政策是否有效仍有很大影响,却不再受到世界的注意:这就是外债问题。这个区域各国执行了一系列调整方案,以期重新获得对外金融偿付能力。然而,由于我们身负偿债重担,而在使我们能够通过出口创造更多资源的交流方面又没有得到相应的恢复,不均衡现象仍相当严重。

拿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说,1964年至1994年之间外债增加了13倍。今天,由于我们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我国现在没有拖欠其国际债权人的债务,这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外来资金。然而,没有拖欠支付国际信用组织的贷款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多米尼加人民欠下了更大的社会债务。用来投资于教育、保健、住房和社会安全以及最终解决影响到我们大多数人民的严重的贫困情况的资源减少了。

联合国成立五十一年以来,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在世界各地消除战争冲突,并为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做出贡献。但大批人丧生是战争舞台固有的现象,而我国一些贫困地区采用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地方的名字,象征着他们关合程度上与苦难作斗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些贫困的和

边缘化的地区采用了诸如越南、加丹加和柬埔寨这样的名字;当然它们中没有任何地区被称为瑞典,日本或德国。这意味着这个国际组织的新作用是通过促进较为不幸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由于这个原因,关于债务问题,我国认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多边组织和捐助国政府,以及债权人,必须为偿还外债负担找到更多的持久解决办法,这样我们才能够使用那些能够立即用来消除贫困和制止环境恶化的资源。

我们在那方面已经取得进步,而且应公平地承认,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协助发展的区域性银行,比如美洲开发银行,一直制订和实行减轻外债负担的重要机制,其中突出的是为减轻双边债务的所谓“布雷迪计划”和七国集团项目。

不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审议在国际财政界盛行多年的神圣原则,比如与巴黎财团截断日期以及多边组织债务不可能调整等有关的原则。这会特别影响所谓的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在这方面能够获得优惠待遇。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此敦促所有有关方面迈步向前,促使不发达国家在财政能够维持的情况下实行反贫穷和边缘化的可行项目。

除了在改革国际体系这个阶段中进行反贫穷的斗争,有必要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打击深刻影响人类正常发展的祸害:恐怖主义和非法贩毒。最近,国际毒品卡特尔试图利用加勒比海航线执行其非法运营。多米尼加共和国一直采取所有可能措施防止其国土被用作贩毒和吸毒的中间站。对于多米尼加人,吸毒和贩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将以必要的力量对其加以打击,消除这个成为二十世纪末人类大害的邪恶。

在表明其愿意在国际体系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时,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对世界各地许多未解决的冲突表示其关注。我们提倡彻底地、和平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在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谋求中东和平,就诸如索马里、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局势进行合作和援助。关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我们认为由于其位于东亚的中心,其安全与稳定和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密切相关,

我们因此鼓励台湾海峡两岸的双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期实现相互合作和谅解。我们相信双方在联合国的平行参与将有助于维持和平。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和一个新的千年期,它对人类进步将带来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机会,而象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一向有助于激起人类最崇高的愿望。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信上帝和其人民的创造力,期望成为传送激励世界文明民族的正义、和平、民主和繁荣理想的代言人和工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多米尼加共和国宪制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塞内加尔外交及海外塞内加尔人部部长穆斯塔法·尼亚斯先生阁下发言。

尼亚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引人注目地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是我们组织成员对你伟大的国家马来西亚有力和庄严的称赞。我们认为,你的才华和道德品质,你对联合国的信念,和你在国际关系中的丰富经验保证了这次会议的工作的圆满成功。由于这些原因,同贵国有坚强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塞内加尔荣幸地通过我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保证完全支持你完成托付给你的崇高使命。

我谨向你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在历史性的、富有成果的会议期间有效、称职和坚定地执行其使命表示我们深深的感激。

我也想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是各民族和平与合作的热情卫士,为了鼓

励坚持走这条道路,今天必须强调他为联合国所做的值得赞扬工作。此外,非洲国家元首最近在雅温得通过了一项声明,推荐再次选举他担任第二任期的联合国秘书长。

副主席费尔南德斯·埃斯蒂加里维亚先生(巴拉圭)主持会议。

我们认为,今天的国际气候是唤起我们良知的特别时代气候,它要求我们加紧努力、明确方向,为人类确保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未来。

确实,我们是利于本组织的生活中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开会的。去年,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庄严纪念会上,最鲜明地表达了我们要求改革的共同愿望。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大会纪念会议期间,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威的声音——1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力地重申了他们对联合国、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的深刻信心。

此外,这些领导人还一致呼吁进行深刻的思考,以便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联合国组织是一个经过重新改组的、重新富有活力的组织、它具有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政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其崇高使命。本组织协调各会员国的相辅相成努力,以使它们能在自由和积极团结的条件下实现新的目标。

保证和平和集体安全;在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在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中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都是50年前创立联合国的人的梦想。今天这些仍然是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的基石、道德基础和正当理由。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本世纪仍然是惊人发现的世纪,一个见证了人类在月球上漫步、探索火星四周以及在医治对抗疾病方面取的重大进展的世纪。

然而,我们必须同意,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50年前的世界了。今天的世界给我们带来新的和广泛的危险,但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我们的分歧,并作为人民、民族、国家和社区同心协力。

今天,所有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日益增长的技术全球化,各国从未象现在这样接近;另一方面,民族的分裂引发了新的形式的对峙,重新出现了冲突和误解,严重推迟了各大洲的发展。

在冷战时期,一般认为对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大的恐惧是核冲突会爆发并毁灭地球。

冷战结束后,没有核灾难阴影的世界的到来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任感,我们怀着乐观的心情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和大家一样认为,许多区域性冲突,一旦没有不受约束的军事援助的支持,没有两个半球间不断升级的对立,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的主要状况使持这种乐观看法的人失望;许多旧冲突仍然抵制国际社会解决冲突的努力;爆发了恶性而持续的国内冲突。非洲的冲突和前南斯拉夫的冲突说明了这种局面。

的确,从安哥拉到索马里,从布隆迪和卢旺达到利比里亚,非洲到处都出现了冲突,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性质之严重,致使建议的决议得不到适当和有效的执行。

确实,一些冲突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安哥拉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卢旺达。我们需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其他冲突方面,通向和平的道路仍然是不确定的。在利比里亚,尽管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该地区的非洲国家提出了倡议,处理敌对派系间的冲突仍然十分困难,使局势极为阴暗。

然而,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最近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成员国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我们希望这些决定将创造有利于通过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使该国局势正常化的新条件。

关于布隆迪问题,联合国和非统组织所采取的措施显然没有制止流血,也没有阻止今年7月25日的军事政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然而,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鉴于这一新形势,塞内加尔和大湖地区非洲国家一样,呼吁恢复宪法秩序并重申我们坚信布隆迪危机的任何解决方法都要求不管任何不满情绪,开始冲突各派间的有诚意的、自由而透明的对话。

在欧洲,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被分裂之前,代表着多元和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和睦共处的成功榜样,是世界的骄傲。塞内加尔正是本着这些价值观念,从冲突开始起反对分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们满怀希望地欢迎《代顿协定》的签署。本着这一精神,该协定的和平势头必须得到加强。

在这一方面,9月14日顺利举行的选举是重要的一步。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犯进行起诉、逮捕和判刑仍然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考验。不仅如此,它是证明国际社会能否执行安理会决定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塞内加尔将一如既往,在伊斯兰会议组织联系小组的框架内,尽力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取得和解,使和平和稳定的种子能最终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以及在前南斯拉夫的其余部分开花结果。

整整一年前,我们宽慰地欢迎华盛顿和塔巴协定的签署,这是中东各国人民间建立和平与和解的重要里程碑。从而打开的门不应该再关上。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开始重新出现了回到充满战争和仇恨的过去的疑虑和恐惧。让我们及时结束这些威胁。

尽管我国一直认为并且继续认为,有些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以色列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也认为,从长远来说,该国的安全只能在尊重和执行现有的和平进程的框架内得到保证,当前的和平进程应该导致最终创建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一个正式成员。

因此,1996年5月当选的以色列新政府理应进行决定性的努力,以使最近以巨大勇气和清醒的头脑点燃的和平之火继续鼓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和人民走向一个以团结、合作和友谊的精神建立未来的中东。

鉴于柏林墙倒塌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以及鉴于新型的冲突要求对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采取新的管理手法,我们的联合国组织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支持和加强。

联合国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建立新一代维持和平行动。蓝盔人员已经与提供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事专家联合起来,从而对局势和冲突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并对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民族和解寻求政治解决冲突作出了贡献。

因此,我国塞内加尔将继续以始终激励我国外交政策的信念,坚定地参加这个促进和平的崇高使命。这一愿望促使塞内加尔与其他36个国家一起参加秘书处最近发起的备用部队制度,并对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制度作出承诺。

遵循同样原则,塞内加尔继续对实现全面和有效裁军的目标作出适当贡献。裁军谈判会议最近在扩大时接纳塞内加尔为成员,这证明塞内加尔愿意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在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中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方面,我愿热烈欢迎在这里就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的协定,尤其因为它满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关切。非洲国家以十分一致的精神今年3月在开罗签署了关于非洲非核化的佩林达巴协定。

本着同样的精神,国际社会最近采取了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重要步骤,大会在1996年9月10日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于1996年9月26日在纽约这里刚刚签署了该条约。

但事实是,当国际社会面对冷战结束产生的新的挑战时,联合国将日益需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这自然意味着必须有意义地改进联合国工作,最重要的是,有条理和有效地执行普遍性原则。因此,安全理事会的结构调整和民主化必须仍然是优先目标。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的决策过程必须反映联合国全体成员的关切。安理会改革必须导致更大的透明度和世界所有区域更好的代表性。

遵循联合国的普遍性理想,塞内加尔支持中华民国要求成为本组织成员,一般地说,成为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的成员。我们认为,鉴于其社会-经济表现、其发展水平、其对民主价值观念的承诺和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该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接纳会员国的标准和条件,这是无庸争辩的。一旦接纳中华民国为联合国成员,将对稳定亚洲的国际关系作出重大贡献,并使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能够进行空前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接纳它绝不会危害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努力。

五十年前导致创立联合国的和平、自由及经济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必须仍然是争取所有人有尊严地生活的共同行动的基础。后冷战时期的经验再次告诫我们,不发达状况的许多方面仍然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既然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是大家都承认的现象,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明显的真理必须说服我们以团结精神谋求解决持续的不发达问题的共同方法。预定11月与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我国欢迎的主动倡议—一起结束的一系列重大世界会议令人鼓舞地表示国际社会决心为了世界人民的最佳利益,根据人类发展的全面,综合办法迎接这些挑战。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调动额外财政资源来保持和加强这种精神,没有这种资源,作出的承诺将是一纸空文,辜负这些承诺所产生的正当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早日和全面解决严重债务危机的办法。该问题的组成部分今天相当清楚。如果诸如债务负担和贸易条件恶化之类的外部因素继续严重妨碍我们的发展前景,那么我国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的努力将是无用和无效的。

《发展纲领》在经济公正、社会福祉、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确定了全面的行动框架,给了我们再次确认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新机会。

非洲发展,这点我怎么也不会强调,首先是非洲人自己的责任。因此今天许多非洲国家政府继续坚定地进行大胆和困难的改革,这些改革除其他外反映在更好和更合理地使用公共资金,经济对世界贸易开放,创造有利于私人企业的条件和透明地管理公共事务,最重要的是社会所

有人参加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发展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感谢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们各国提供的援助和支持。这些正在进行的努力要获得成功，必须得到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大量免除债务及取消壁垒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的支持。这三个领域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力行动。

塞内加尔坚信，如果我们决心共同促进互利的伙伴关系，以便使潜力巨大的非洲复苏，我们便能克服非洲的悲观主义，非洲的潜力一旦发挥出来，会给我们的伙伴提供真正的机会。让我们回顾，正是这个信念使塞内加尔政府首脑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在其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代理主席的第一任期内主动要求首次召开讨论非洲经济局势的大会特别会议。我国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专门为非洲提出的两项倡议：《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和秘书长在1996年3月发起的《非洲特别倡议》。

此外，我们注意到本届会议的《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中期审查十分坦率地评价了必须做的工作，以使这个项目成为多边合作的真正框架和对成功的发展伙伴关系的鼓舞。

最后，我愿谈一谈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它已经成为我们各国的主要关切。因为这种状况的原因在这个大会堂里已经得到长时间的讨论，我不认为有必要回顾这些原因。但是，一件事十分清楚。当联合国在几个方面作出承诺时，恢复和平并加强其作用都是迎接新秩序到来的主要框架和工具，联合国的财政稳定对我们能够共同迎接今后重大挑战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我国塞内加尔愿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定期履行财政义务。在这方面，当对人类未来个别地和集体地抱有如此大的希望时，人们不对联合国的信誉表示怀疑是极为重要的。

联合国的效力将再次取决于我们是否共同决心协调我们自己的利益，以便严格按照《旧金山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正如我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反复指出的那样，塞内加尔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实现和平、正义与团

结理想而不懈努力，并将继续重申和谋求遵守一个享有共同命运的真正国际社会所基于的各项原则。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先生发言。

利维先生(以色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一致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并祝他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已出色地履行了其职责。

作为以色列民主体制的一项明确原则的政府换届最近已使以色列新政府执政。国际社会一部分人认为以色列的这个民主选择不恰当，声称这种选择会阻碍区域和平。为了回应这种偏见，我要发表一项简要声明：以色列在谋求和平方面是团结一致的。这不是好人和谋求和平者为一方、捣乱分子和拒绝和平的人为另一方的问题。在以色列，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无论其感情和分歧如何都共同谋求和平。

我愿提及最近以色列—阿拉伯和平进程的历史，以便消除对以色列和平做法的任何模糊不清之处，并表明不能剥夺新的大多数为实现和平而努力的资格。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共处的创始里程碑。我有幸为之作出贡献的马德里会议也是和平先驱的特殊标志，以色列的新多数就是其成果的直接继承人。

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奥斯陆协定的坚定承诺也同我们的近邻埃及和约旦帮助塑造的和平进程密切相联。但是，我国政府迅速参加和平进程上的行动却受到极度轻视、贬低和歪曲。以色列国总理、国防部长和我本人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主席进行的会晤也受到讽刺并认为不那么重要。这些会晤恰恰处理了和平的实质和内容。会上提出了实现和平所必需的途径和方法。这些会晤扩大了奥斯陆协定的反响，把以色列—巴勒斯坦相互承认扩大到新的社会部门和以色列政治类别。以色列有决心根据新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基本方针实现和平。

以色列政府在和平道路上遵循若干原则，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对我们来说，安全既不是一种困扰也不是盲目信

念。安全在一个威胁和不稳定不幸仍然普遍存在的区域涉及我们的生存。安全必须成为和平大厦的基石,安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着一个恐怖主义和暴力在其中尚未寿终正寝的进程后面跑。

谈判本身通过其共同创造力,使我们得以控制各种危险和听任自流现象。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基础设施以及恐怖主义经费和援助来源的斗争不应只有我们来进行。我们庄严要求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并在明确谴责恐怖主义方面不懈地谋求积极合作,维护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不受暴力影响是当务之急。

我在代表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出席克林顿总统倡议召开的华盛顿首脑会议后刚刚返回,我在这个讲台上感谢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他们通过使各方聚会一堂堪称楷模地为和平做出了贡献,并为振兴和平进程作出了深切承诺。在这方面,美国的作用和贡献仍然非常重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工作班子将在星期日再次开会,以便解决他们对各项协议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对我国人民和我们整个区域负责。因此,我们必须展示诚意和相互理解,以便完成我们的使命,并发出一个稳定和持久安全的信息。

华盛顿首脑会议重申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我完全赞成克林顿总统的声明,即在建设性气氛中面对面地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敌对行动的未来和放弃暴力:这些就是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的基础。

选择摆在我们手中,我们是选择合作、进步、真正和平与安全呢?还是回到冲突、对抗和暴力的黑暗日子,从而断送所有希望?以色列就其而言选择了希望。

谋求和平的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各伙伴都应有让切实可见的和平存在下去的意愿。区域合作是保证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以色列没有实现经济霸权的梦想,以色列希望在创造区域合作方面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正常化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与正常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如果我们遵循和平与对话的逻辑,我们就不能让正常化成为一个筹码,不能让正常化停止下来。

以色列毫不讳言,必须充分实现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正常化。这意味着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最广泛的知识、文化和精神接纳。我们的某些邻国仍然将以色列视为本地区的一个异体。正常化必须永远铲除这种否定思想的残余,正常化是维持和平大厦的不可缺少的凝聚因素。

我们目前的目标之一是根据马德里原则恢复与叙利亚的谈判,正是这些原则促成两国开始进行对话。我们认识到,在建立该地区持久和平方面,叙利亚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从这个讲坛呼吁阿萨德总统恢复谈判。

关于黎巴嫩,我们与黎巴嫩没有领土纠纷。我们承诺维护其主权。黎巴嫩可以成为恢复信任和建立和平的理想场所。

埃及及其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先生是我们的和平伙伴。他们是设计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参与了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

毫无疑问,在建立该地区和平方面,约旦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侯赛因国王陛下是一个相信和平与对话的人,他积极支持和平进程,为连续性提供了重要保证。华盛顿首脑会议得到了他的充分支持。

在争取和平的漫长道路上,我的出生地和家庭根源之国摩洛哥一直主张走以色列—阿拉伯和解道路,并且照亮了这个道路。哈桑二世国王陛下所表现的远见在整个阿拉伯—以色列对话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摩洛哥国王将继续发挥他的重要作用,并且将以他的声援为和平进程提供重要的鼓舞力量。

我还感谢突尼斯所提供的积极支持。

阿曼·卡塔尔以及最近毛里坦尼亚都提供了帮助,以巩固和平努力。

和平进程得到了两个共同赞助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相当大的支持,得到欧洲联盟和挪威以及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的积极支持。

我再次庄严地重申以色列承诺并且决心走和平道路，这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地区有史以来一直是各种文明和文化的交集点，是充满活力的全人类进步的源泉。中东处在各大陆和各国家的交叉口，中东必须在和平时代重新发现这一地区的聪明才智以及其文明大厦的内涵。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必须汇集他们的聪明才智，再次成为生命和人类的促进者。

以色列通过国际合作，与从非洲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中国各地的年轻国家分享它在农业、保健和科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财富。

我们希望，中东有一天会建立一个区域安全系统，以便对所有安全问题作出多边联合反应。这种区域办法的优点是，它基于该地区各国之间的直接谈判。第一阶段是建立信任，此后，我们必须建立军备管制和裁军机制。因此，以色列欢迎建立军备管制和区域安全工作组，将这个工作组作为多边谈判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个框架今后将包括中东所有国家。

以色列的立场是由双重任务所确定的：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务实和现实的态度追求实现这些目标。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已经建立和平与和解之后，以色列将努力在中东建立一个没有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以及没有弹道导弹的地区。这种非军事化进程将受到非常严格的核查。

在以色列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签署双边和平协定之后，将开始就建立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进行谈判。现在，以色列将执行建立信任措施，这些措施将加强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促进缓和紧张局势，防止一切武装冲突。

一般而言，我们倾向于区域安全办法。但是，以色列支持在适当的情况下执行国际军备管制和裁军机制的某些方面。因此，以色列签署了《常规武器公约》，并且暂停制造和出口人体杀伤地雷。以色列还签署了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条约，现在又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色列将视该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主要国家通过条约的情况，考虑批准该条约。

因此，以色列已经表明，它决心尽可能参加国际社会的努力，防止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扩散。

以色列非常强烈地希望成为本组织所代表的国家大家庭的积极和正式的成员。我们遗憾地并且深感失望地指出，我们在一个区域集团中的资格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以色列被剥夺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享有的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联合国所有活动的权利。这损害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国家平等原则。我希望这个不公正现象将得到纠正，以色列将最终能在与所有其他会员国平等的基础上在本组织行事。

我愿以耶路撒冷这个议题结束我的发言，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在如此多的和平祷告中被援引。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摇篮。我们每天都通过尊重和确保完全的信仰自由和所有信仰者的精神表达自由来重申这种地位。这是一个完全共同的宗教现实。以色列对此作出了深刻的贡献。

此外，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梦想和祷告的地平线，它在我整个流亡和流散时期构成我们的集体存在的顶点。耶路撒冷在古代在现代都是以色列的首都，它从未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首都。

任何主权国家很少被剥夺自由确定其首都的权利。以色列这个和平民族在经过2000年流亡后恢复了主权，回到和平城市耶路撒冷。它通过重续以下和平赞美诗表现了对其祖先的首都的不动摇的忠诚：“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我们将不懈地全力致力于寻求和平。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下面请巴巴多斯副总理兼外交、旅游和国际运输部长尊敬的比利·米勒阁下发言。

米勒夫人(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我愉快地祝贺拉扎利大使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巴巴多斯代表团完全同意对他的领导能力所表达的信心并保证在大会的工作中与他进行合作。

还请让我热情地赞扬他的前任迪亚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阁下对第五十届会议，包括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出色指导。那次庆祝活动使1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一堂，是对那个历史事件的适当纪念。

自从我国荣幸地在1994年主办联合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以来,对联合国系统的了解和理解都加深了。《巴巴多斯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概要地指出了方向。巴巴多斯会议是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后续性全球会议,因为会议承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巴多斯和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将不懈地执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因为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此。然而,我们失望地看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所带来的很多希望至今尚未得到实现,我们将通过进一步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触来确保我们的关切问题得到处理。

巴巴多斯欢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及成立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由于海洋环境与我们的陆地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个新的世界海洋制度是我们以及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特别感兴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就是沿岸区,因此与海洋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我们依靠海洋获得食品,海洋是我们的旅游业的关键。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非常关切地看待利用加勒比海来转运核材料和其他危险材料。我们理解一些国家需要处理和重新加工废料,我们承认它们有权根据《海洋法》、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章这样做,但我们担心一旦发生事故会对一个如此高度脆弱的环境造成的后果。加勒比是一些因素的独特组合,这要求特别慎重地对待它。这些因素包括大量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个经常受强大的季节暴风袭击的半封闭海洋,以及存在着最集中使用的海运通道之一,即巴拿马运河。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们多次宣布他们反对穿越加勒比海运输核材料。我们期待着与船旗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和组织加深对话,以确保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所运输的内容,时间和地点,以及如何最好地对其进行管理。

毒品贩运进一步加深了加勒比海各小国的脆弱性。这项非法贸易威胁到我们各民主国家的存在,今年早些时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巴巴多斯举行的一个关于加勒比海缉毒和戒毒合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区域合作是实施涉及这个问题的国际协议的负责任和有效的方式。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各种独特问题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但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深受其害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主要使用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毒品贩运方面的战略地位。我们将继续以我们拥有的有限资源作出努力,以确保毒品贩运不破坏我们的民主基础。我们将不会被指控为不与我们的伙伴进行合作,但我们不会允许我们来之不易的主权牺牲在减少需求的道德和社会必要性与减少供应的必要性之间的持久战中。

在我们迎来消灭贫困国际十年之际,我国代表团感到震惊的是,尽管有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全球化力量产生的新财富,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仍然得不到最基本的必需品。

正如我们在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问题会议上论述的那样,人类享有住房权。巴巴多斯完全支持个人有权获得足够营养的权利。我们期望今年晚些时候在罗马召开的粮食问题首脑会议将促进缓解饥饿问题方面的主要变革。

妇女是我们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性别平等是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要工具。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特别是当该指数涉及到性别平等问题时,巴巴多斯高居世界前列。但尽管如此,《北京行动纲领》依然是我国的关键政策和行动框架。

里程碑式的第五十届会议使人们有机会严肃地思考了联合国的使命和表现,建设性地评价了冷战后本组织面临的挑战。各会员国对联合国必须继续在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and 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坚定不移。它们认识到,尽管本组织有不足之处,但它仍将是唯一能够使人们抱有以下希望的普遍性机制实现载于《宪章》中的人类目标。我们承担的任务是振兴联合国,并加强它的能力,以满足迅速的全球变化的新要求。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大会设立的工作组给予了最高重视。设立该工作组是为了促进改革进程,以使世界更为和平,以提高本组织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效力。

改革是当务之急,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现实或推动这一进程的技术革命。它是对各国和各社

会,特别是发展中小国的主要挑战。我国容易受到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对主要全球机构,包括联合国的改革导致的边缘化的影响,我们对此认识的太清楚了。因此,巴巴多斯特别感兴趣地注意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开展的协商。小国享有公平代表权问题是我们尤为关注的问题,我们正仔细研究将此概念考虑在内的那些建议。同时,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人们在关于如何扩大安理会的意见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而且重视到改善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加强其民主性和代表性以及促进更大的透明度等方面的措施。

我们也认识到正在其他工作组内进行的重要协商。在这项工作成功地完成后,我们设想一个重组后的和重获活力的联合国将促进世界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世界上,绝对贫困仍影响着十亿以上的人民,他们每日的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

尽管承诺改革,但本组织支持这项全球议程的能力受到再度出现的财政危机的影响。联合国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1996年4月,秘书长警告说,联合国正处在财政灾难的边缘。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前景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鉴此,清楚的是,如果要维持本组织的完整及其授权的可行性,就绝不能再拖延为解决这场危机而采取坚决行动。我们认为,我们花了太长的时间来辩论义务问题,而《联合国宪章》对于这些义务已作了如此清楚的阐述。

巴巴多斯坚决支持77国集团和中国的立场,即这场主要产生于本组织现金流动问题的危机是由主要会员国未能全部及时地缴纳会费所造成的。更为一般地说,我们支持根据支付能力原则定期审议会费分摊比例表。目的在于确保联合国长期的财政可行性。但我们认为,在我们寻求解决目前的危机时不应将此有条件地和拖欠会费问题联系起来。

大会将再次审议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有主导地位。世界仍在期待人们在冷战结束后设想的新的和平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小国,巴巴多斯总是意识到它自1966年独立以来享有的国内和平气氛,这种气氛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和国际社会一样对以下这些国家感到苦恼。在这些国家中,内部纷争和区域冲突及伴之而来的人类痛苦继续阻碍着其国内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根据《代顿协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展开的和平进程。尽管这项协定仍然是脆弱的,但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为和平提供了最好的前景,而且我们希望结束这场威胁着联合国信誉的冲突。我们希望,最近的选举将是在建立对长期和解极为重要的信心的信任方面又迈出的重大一步。

最近在中东地区爆发的暴力事件使我们对该区域的和平重新感到忧虑。国际社会渴望有一天全面和持久和平能够在整个中东地区得到巩固,从而结束长期的暴力循环。我们敦促所有各方重新踏上这一旅程,加倍努力,以重新抓住和平进程的势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已通过该和平进程达成了协议。

在非洲,若干国家仍陷于长期的冲突中。这些冲突窒息了民主进程,阻碍了发展努力。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协力制止大湖区域爆炸性局势。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而且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希望在受影响国家中,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区域中尽早实现和平方面取得突破。以便恢复紧迫的发展工作。

在我们所处的半球中,海地局势仍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由于海地人民的决心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一个可行的政治和发展基础设施已开始扎根。它有望培育仍然脆弱的民主,并保证加速经济和社会进展。大多数海地人民无法享有这一切的时间已太长。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时,巴巴多斯曾代表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发言。巴巴多斯当时警告说,海地面前的道路将是漫长和艰巨的,进展将是不平衡的,而且国际社会对它的持续支持仍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现在仍然有效。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通过1996年6月28日安全理事会第1063(1996)号决议,设立联合国海地支助团,到1996年11月30日为止。联海支助团将不断给予支助,以确保和维护一个稳定的环境,支持民族与发展进程。然而,下个月过后,国际社会仍然不能对海地撒手不管,宣布胜利后撤走。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稳定,更不用说民主,仍然是一颗脆弱的幼苗,继续需要照料与保护。我们促请人们不要在冷战后世界中遗忘海地人,因为海地人是本半球上第一批设法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后的政治制度的人民。

发展中国家希望改革后的联合国在塑造21世纪世界社会中起重要作用。联合国必须在就联合国议程上内容广泛的多种重点,包括和平与发展的联系、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民主、良政问题以及妇女等问题上已经存在的相当多的政策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它必须继续扶持民间社会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已经成为对本组织的工作和国家公共政策的一大影响。它必须把更全面关心人的状况的意识放在全球议程的首位。

巴巴多斯赞成这些重点:在扩大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通过促进提高我国全体人民的地位,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已采取措施,通过设立一个社会正义委员会和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审查和加深我国的民主和人权传统。这些调查将评估,在独立30年后,建设一个良好和正义的社会的许诺实现了多少。这反映我们把社会政策和人权与民主的事业放在最高优先地位。

联合国面临许多挑战。但是,只要我们重申我们对联合国使命的信念,这些挑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巴巴多斯认为,本组织仍然是我们促进和平与社会正义,协调管理全球性问题的最佳希望。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我们认为,现在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进行密切全球合作的时候——而且只有联合国才能扶植这种合作。我们仍然承诺致力于联合国原则,并将尽我们的义务,帮助实现《宪章》的承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林外交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哈利法发言。

谢赫·哈利法(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高兴地向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和他的友好国家马来西亚表示,我衷心祝贺他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我祝愿他主持本届会议工作成功,并且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准备与他合作,实现我们组织的目标和宗旨。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和赞赏他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指导上届会议工作的真诚努力。

我也高兴地表示,我国感谢和赞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坚持不懈和具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促进《宪章》的目标,特别是与维持

世界和平与安全相关的目标。你希望他能继续担任这一重要职位,完成这项有益的工作。

本届大会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的一年后召开,五十周年的纪念正值十年的中期,这个十年从一开始就目睹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合作与冷战冲突的残余所产生的急剧变化和各种趋势。

国际社会双管齐下对付这一历史包袱的挑战。首先,它寻求改造和发展联合国系统,使联合国能在这些变革的情况下履行其作用,第二,它作出协同努力,召开世界会议解决与人类未来相关的关键性问题,如环境、发展、人口、贸易、社会发展、妇女与儿童问题。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已经持续多年,这一双管齐下的办法已证明远远不足以减轻拖延人类的进步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

鉴于联合国建立的方式和1940年代以来国际体制的演变状况,人们对现在这种现象不应感到意外。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吸收这十年的重大变革的强烈影响,这些变革严重依赖现行国际关系体制的基础与参数。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一定时间——而且不一定是一个短时间——来认识影响当代国际政治体制的各种国家利益的相同性和不同点。

为了能够从历史角度理解这些政治影响,我们必须根据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结构特点的灵活性和非灵活性来考虑这种现象,这是因为,造成影响目前国际政治关系的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难题得不到解决,这些难题在以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拟订的设想为基础的一套国际关系体制内继续相互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现在似乎正在审查目前国际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以调整而不是废除目前和今后的全球基础。1940年代出现的这个体系的基本目的从根本上来讲在于处理各种区域和安全问题的所有政治和经济方面。实际情况是,同盟国在1940年代所形成的构想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区域安全与稳定基本上是与一些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以及它的各个专门机构和一些金融机构的建立相联系的,这些机构是在一些历史性会议上达成协议后成立的。

尽管存在这一联系,尽管各种变化带来了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趋势,这个国际体系的结构概念的发展却没有跟上人类发展的需求。这些需求反映在以各种方式影响国际关系的通讯革命、思想交流、信息流通和技术应用方面。

国家和区域安全之间联系的历史构想可成为全面审查和重新确定安全问题所有方面的起点。尽管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关的行政和财政改革很重要,但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却没有给予集体安全问题足够的重视,以制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办法和途径。

国际社会的确必须扩大集体安全原则的范围,这样各国才能摆脱对国家和区域安全受到战略威胁的担忧。我深信,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感觉神经中枢在处理世界安全问题时应以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应用的某些集体安全原则为指导。此外,可以更多地利用切实的预防性外交,通过遏制和迅速消除冲突的根源来防止冲突的爆发。

鉴于集体安全问题目前得到了重视,应该考虑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建立保持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联系的机制。对于世界一些特别重要的区域,例如受威胁区域安全既定基础的各种紧张局势所困扰的阿拉伯湾区域来说,这样做是需要的。

为了确保区域安全与稳定,区域内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睦邻、相互尊重、不干涉它国内部事务和承认各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为基础。目前在阿拉伯湾提出的领土和边界要求目的在于改变传统上已获得接受的既定边界,破坏该区域的安全和稳定。我们认为,避免这种可能情况的最好和最明智的办法是尊重现状,不要提任何要求——不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的——以争端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手段解决由此引起的任何分歧。

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局势,巴林国十分希望维持海湾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强调伊拉克需要完全达到国际法统的要求,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为它规定的义务,包括释放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战俘。

巴林主张应注意确保伊拉克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它欢迎伊拉克与联合国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呼吁加快实施关于“以石油换取粮食”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这是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痛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关于另一个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占领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所有这三个岛屿都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巴林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感到关切,这是由于这种情况对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及其各国间睦邻关系的严重影响。

因此,巴林国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迅即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呼吁作出回应,通过认真的双边会谈和经国家间和解解决争端的其他现有手段解决这三个岛屿的问题。

经济安全对建立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相互依存状况,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发展。相互依存现在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特点,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尤其如此。在过去四十年里,联合国对各种发展问题进行了处理,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宣言并制定了一些战略,但预期的结果仍未达到。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要应付发展方面的挑战就必须考虑到全球经济体系,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包含制定将国际和地方努力结合起来的全面构架,以在一个地方和区域情况以及每个国家的优先重点和特殊条件都得到考虑的有利环境中改善经济状况。

今年在南非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会议的主题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范围内促进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全球对处理世界经济所存在缺陷的关注。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联合国在为了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而加强团结和相互依存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

关于定于今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我们希望会议的原则、承诺和行动计划将得到实施。我们还希望,将于11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将制定保障和加强世界粮食安全的建议。

鉴于环境问题对全球的潜在威胁,它仍是人类关切的一个问题。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

是保护环境的一个构架。巴林国相信集体行动对于保护环境是很重要的,因而它特别重视环境问题。因此埃米尔颁布了一项批准巴林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法令和另一项关于环境法的法令。后一项法令设立了一个环境机构,它可以在环境规划和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监督方面行使所有权力。

我们认为,第三项内容就是社会安全,没有它各国社会就无法取得人类进步或保护国家安全。就人民而言,这是在各国间实现和保持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先决条件。今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强调了这一事实。

社会发展的责任基于两个关键因素:国家责任和集体承诺,这反映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在这方面,必须提到各个社会影响社会发展的能力与经济进步和人的各方面综合发展的目标根本相连。任何在经济及社会发展框架内保持各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的国际承诺,都应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文化内容和各种国家因素。

巴林国深信本地区和平是必须不可避免地基于正义、恢复权利和实现安全的战略选择,我们根据这一信念密切重视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新的事态发展并对之深感关注。和平是能够导致该区域各国人民的重建、繁荣与福祉的唯一途径。它可以结束该区域长期经受的暴力循环和战争。

马德里会议的根本原则是根据国际法统和“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在这一范畴内取得的进展应继续向前而不后退。我们必须扩大这一进展。

巴林国深为关注地看待由于以色列现政府的政策而在过去几天发生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表明它使占领永久化,拒绝履行达成的协议,并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尤其是第242(1967)、338(1973)和425(1978)号决议以及马德里权限范围的规定从巴勒斯坦、叙利亚戈兰高地和南部黎巴嫩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而马德里权限范围的根本原则是“以土地换取和平”。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和平进程的两个赞助国以及欧洲共同体各国,说服以色列结束其对巴勒斯坦人民

的镇压性作法,并根据双方之间达成的各项协议恢复有关巴勒斯坦领土最后地位的谈判。它们还应强调必须恢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应旨在实现在该区域的全面和持久和平,并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合法权利。其中包括他们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而建立其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以色列全部撤出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被占领的直至1967年6月4日时的边界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违反和平进程所依据的原则、背弃和拖延执行在该进程框架内达成的协定和承诺,无疑将使和平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并导致该区域回到紧张局势和暴力的新循环。

遗憾的是,以色列继续不时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镇压行为并不断侵犯伊斯兰圣地的圣洁。我们谴责以色列当局打通伊斯兰古迹之下的一条隧道。这是意在消除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伊斯兰特征并使之犹太化。这一行为在广大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引起愤慨。这是一种针对伊斯兰圣地的敌对行动,是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情感的挑衅。

我们谴责以色列造成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的做法和镇压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这种做法并坚决放弃其改变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特点或侵犯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圣洁的计划。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敦促和迫使以色列政府放弃其在阿拉伯领土上扩张和定居的政策,并遵守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要求。

我们认为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是裁军领域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希望有一天因为禁止所有核试验和消除所有核武器我们能够感到安全。因此,巴林上星期签署了该条约,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为消除这种武器而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势必在国际和区域方面加强信任和安全。我们支持争取使包括阿拉伯湾区域在内的中东成为无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各种倡议。巴林这样做是深信应维持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以及该区域应免于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灾难,而该区域各国则应能够执行发展项目并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这方面,我要赞扬于1996年4月11日在开罗签署了《佩林达巴条约》,它确定非洲为无核武器区。

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它不仅威胁到某个具体国家的人民或区域,而且危害很多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巴林在不只一个国际论坛上多次谴责这种危险的现象并对之表示遗憾。根除这种现象需要合作与协调努力。巴林现在呼吁采取共同努力,以执行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我们还呼吁进行合作以查明恐怖主义份子的活动、对此予以起诉、采取威慑措施并防止恐怖主义组织利用某些国家由于尊重国民自由而提供的领土、新闻媒体和设施以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

巴林国对一些兄弟友好国家表示谢意和赞赏,它们在我们成为受由外国帮助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目标时给予支持,这种行为旨在破坏我国及其他阿拉伯湾国家所享有的安全与稳定。巴林国和该区域其他国家以及全世界出现的事件,表明了恐怖主义的危险程度以及恐怖主义份子如何能够操纵法律和国际人权原则,以达到其颠覆和恐怖主义的目的。

索马里和阿富汗的战斗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破坏和摧毁。为了挽救无辜人民的生命,我们再次呼吁两个伊斯兰国家中的所有冲突各方展开认真的对话,以达成解决其分歧的政治解决方案。

由于1995年在代顿举行的谈判而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我们欢迎在这一协定框架内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举行的选举的结果。

我们支持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恢复和平与安全所做的一切努力,敦促尊重该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经济重建和恢复的必要性,作为加强和平进程的手段。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呼吁联合国继续同各当事方联系以便能够恢复直接会谈,其目的是为了达成最后解决。

联合国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属于会员国注意的重要问题之列。在过去几年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的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不仅仅是机构大小和影响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应该认真对付的一项挑战。

巴林国一贯支持安全理事会及其对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巴林也同国际社会一起执行同国际法统相关的各项决议和各项有关承诺。巴林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所设立的特别委员会驻地办事处的东道国,并为办事处成功履行其职责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便利。在这方面,巴林国赞赏地忆及向本届大会常会提交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赞扬了巴林政府对于该办事处的活动和工作所给予的支持。

巴林国自从加入本组织以来,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因此,期望在这一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巴林被提名为1998-1999年期间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这受到亚洲国家集团、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海湾合作理事会的一致赞同以及其他会员国的支持——这证实了它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并表明它愿在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末叶的特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的相互关联、共同和多种多样的基础之上的。利益的这种相互关联性在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并为思想和知识手段的交流创造有利气氛,因而使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能够产生文化和知识互动,并促进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基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是联合国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一直企图实现的目标。

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个组织,以使它能够在一个文明世界中发挥作用并履行其确保实现世界安全、繁荣与和平的崇高使命。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请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阿布拉塞·奥德拉奥果先生阁下发言。

奥德拉奥果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同在座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曾有机访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由于其大小而且也是由于它在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但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主要是因为管理该国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代表该国的男男女女的品德。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无疑是该国最杰出的代表

之一。因此，我深信他将在高声喝彩中高效率地主持我们这个已有五十一年之久的组织的工作。我要对他和主席团全体当选成员转达我的祝贺并对他们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我还要祝贺他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先生，他的个人品德和丰富经验以堪称楷模的方式指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五十届常会的工作。我们希望转达我们对他的衷心感谢。

最后我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他理应得到的敬意，他为联合国的作用作了杰出的努力，并在这个困难时代以天才和毅力指引了本组织。

1996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喀麦隆雅温得通过了一项宣言，表示欣赏和强调由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领导联合国所做的工作。根据传统和公平规则，非洲有权得到第二次授权，我们希望这将会实现。

国际舞台的目前趋势令人不安。国家主权平等和自由贸易的原则正在受到单方面措施的破坏，尽管联合国大会确认了这些原则和应严格尊重这些原则。此外，我们正在面临财政危机，这基本上是由于不支付拖欠联合国的分摊会费所造成的。在我前面发言的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说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尤其是那些有支付能力的国家。

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和决策进程仍然是不透明的，尽管有一些小的开放。常任理事的地域来源同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背道而驰。这有历史原因，但是在本组织建立五十一年之后，这种看法现在更为广泛和明显了。然而，今天通过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和决定，正在出现名副其实的一整套具有实质性的国际法，它以制裁为武器并设立了许多特别法庭。五十一年之后，大会——这个机构的基石和保证者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权力，甚至被剥夺了其职能。

我们不能把大会比作安全理事会，但是，这两个机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突出的显示了它们的差别，而不是突击它们的互补性，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现这种局面的同时，却到处有人不断强烈要求透明度和民主。我们已在多个方面理解了联合国系统的改

革，然而，我们却尚未找到人人都支持的方案。一些人提出要求，另一些人则态度勉强，这就造成了困难。改革必须是一种共同的努力，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感到关切，是因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助长我刚才谈到的令人不安的趋势。

的确，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对于本组织的意义和未来至关重要。一个机构，一个男人和妇女的组织可以强行建立；也可以强行维持一时，但却不可强行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领导的观念是建立在决策能力和道义权威的基础上的。而道义权威的基础则是以持久和充分的方式使大多数人信服的能力。没有信念却有追随者，那就有一旦踏上捷径那就会受背弃的危险。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共同愿望都是走一条造福各方的共同道路。《宪章》是在一场一些大国把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大国的冲突结束时起草的，在这部《宪章》中，形式和内容是相吻合的，这并不是巧合，目的是让大小国家既参与到履行责任和作出决策之中，也同样参与到创造结果之中。因此才产生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因为这些国家的设想是无论其面积或重要性如何，每个国家都应该尽全力参加到本组织行使功能的过程中去，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国家都能以平等的努力去实现《宪章》的原则和宗旨。那些在这方面负担更大的国家在安全理事会里得到了特权也并非巧合，尽管应代表所有人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行使这些特权。

但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联合国独一无二。它是政治性的。它的作用和目标非常特殊。因此，我们又怎能把它看作一个其股东根据手里的股份的数量来自行驱使它朝某个方向行动的公司呢？我们怎能继续自称联合国呢？联合国掌管着命运和人。它也是一个必须加以管理的机构，但每一个人必须在里面有一个位置。

关于这一点我谈得比较详细，这是因为布基纳法索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它理解、赞赏和支持如下事实：联合国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个无与伦比工具，而我们都希望一个博爱和进步的世界。

非洲正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奋斗，尽管它一直被危机和冲突困扰，如发生在利比里亚和布隆迪的情况。在利比里亚，发生了1996年4月的事件之后，9人委员会首脑会议和

各派领导人表现的一定程度的心胸开阔的态度使得局势平静了下来,并使露丝·佩里女士能被提名为新任的国家元首,从而带来了举行大选的前景。我们鼓励这种趋势。

在布隆迪,军事政变推翻了文职政权,但是次区域的兄弟国家拒绝接受既成事实,下令进行制裁。因此,我们对该国的局势感到关切,这个国家已受许多种族冲突的创伤。国际社会应该予以关注并提供资源。

谈到台湾问题,布基纳法索愿提及普遍性原则,因为此事涉及2 200万人民的代表权。我们希望能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贫困在加剧。它是控制市场的国家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贫困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不平衡的结果。双方讲的话总象是撞在冰冷不可改变的现实之墙上的咒语。矛盾的是,全球化的概念同分崩离析的概念是并驾齐驱的,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是如此在过去6年里开过的世界会议,促进了伙伴关系的概念。我们仍然需要使这个概念具有真正的内容和份量。不幸的是,尽管北方的一些伙伴作出了真正的努力,但我们仍然既没有内容,也没有份量。抨击、长篇大论的报怨和告诫既没有使辩论取得进展,也没有使我们更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从1996年9月16日至20日,我们进行了《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的中期审查。我们感谢小河田大使对非洲发展表示的兴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其他伙伴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需求和优先事项,尽管非洲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承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的结果进行的中期审查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必须增加资源。这也是我们期望的。

自我控制是智慧的开始,但没有一种有利的环境,自我控制是不够的,从乌拉圭回合的讨论到创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点一直等到证明。声援这个关键的字眼必须占上风,并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地球村,而不是三系列比较幸运,但从长远来看则肯定要相互毁灭的飞地。

多边主义可以防止这种命运,特别是由于我们正看到国家在放弃对主权的某些因素的控制。具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的机构和组织到处都在超越国家,建力跨国网络和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跟上这些潮流,现在和未来调整我们的特殊工具、我们的共同工具:为各国人民服务的联合国。只要有政治意愿就可以使情况改观。

下午12时50分散会。